

戈宝权著

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

曹靖华题



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

戈宝权 著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西安

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

戈宝权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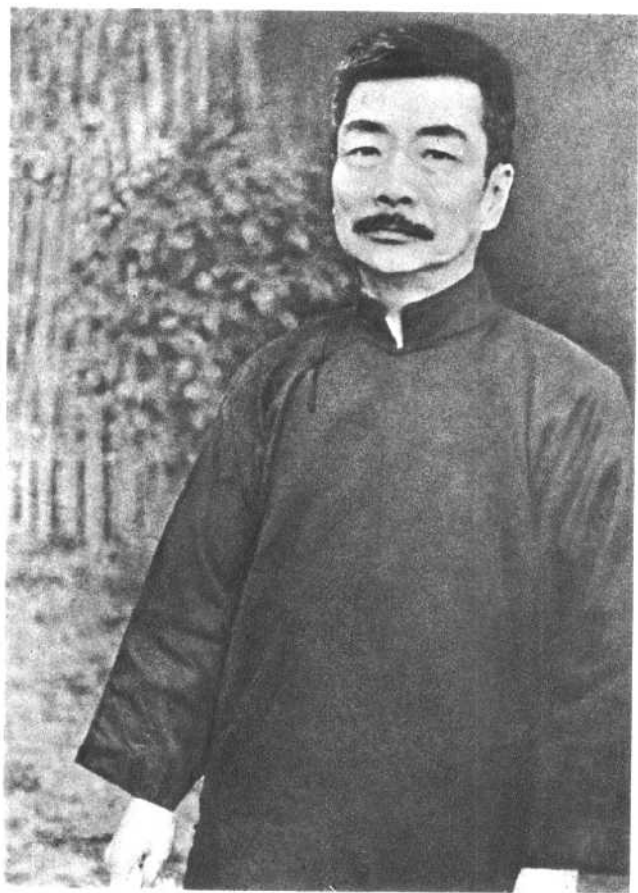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 插页6 字数 30,000

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,000

统一书号: 10094·347 定价: 0.40元



鲁 迅 像 (1935年)

科学
小说
月界旅行



或外水說

局 一 第

左上：鲁迅译《月界旅行》
封面（1903年）

右上：鲁迅编《域外小说集》
封面（1909年）

左下：鲁迅译《死魂灵》手
稿（1935年）



鲁迅先生，

我不揣冒昧，把專著「阿Q正傳」譯成法文寄上

羅曼羅蘭先生了。他很稱讚，他說：「阿Q傳是中國
文學界底作品，其證據是在這裏三次的更覺覺得這
可憐的阿Q底慘相像這書在記憶裏了……」（原文寄與
創造社）羅曼羅蘭先生說要拿去登報，他和他朋友們
加以雜誌「歐羅巴」。我當時未求同意，恐難，幸而並未
大和，及反替我們同路了，此書還是應告許而感謝，然
我對他這專敬禮！這樣一信海外知否。

阿Q正傳

十二年 從牛與到未敢

（譯者）

巴人

在未敢再見阿Q正傳的時候，是剛過中秋。人們都還覺
得，這是以阿Q同來了，于其上面上去想正，他從前那里去了呢？
所以對阿Q的工做，大概早就想而果然的對人說，但這一說即是不，
阿Q也沒有一個人的心到。也竟有也竟告訴這友上戰的的錢子，
然而未敢走開，只有錢子前和魯先生大爺上做錢子已休了。做
錢子高且，是數，阿Q正傳。阿Q正傳上也就之替他這
信，而亦在的社會圖也就能知道道了。

從阿Q正傳的回來，新與之前大不同，確乎和能得驚異。

左上： 鲁迅《阿Q正传》手稿（1922年）

右上： 《阿Q正传》法文译者敬隐渔1926年1月24日写给鲁迅的信，其中有罗曼·罗兰对《阿Q正传》的评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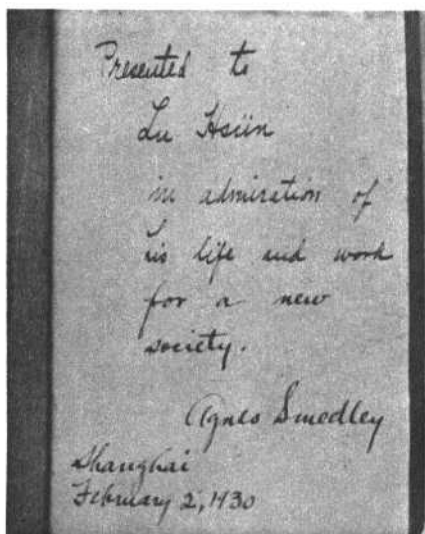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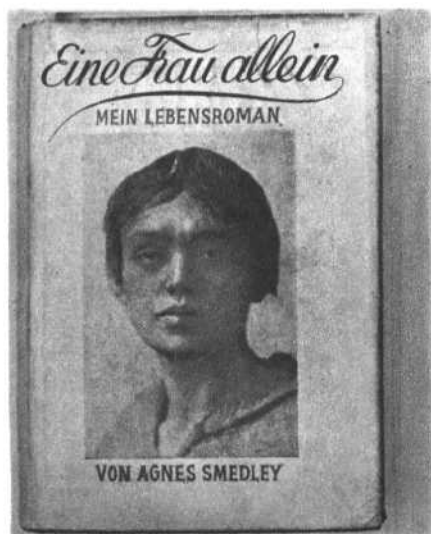
右下： 《阿Q正传》的外文译本（自左至右：法、英、俄、日、罗）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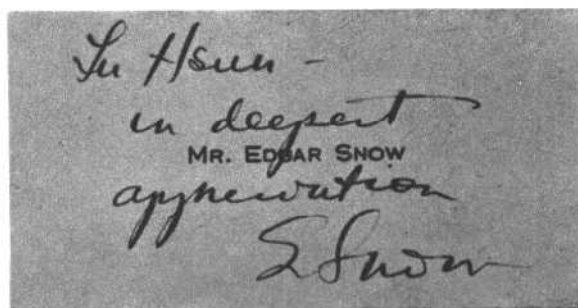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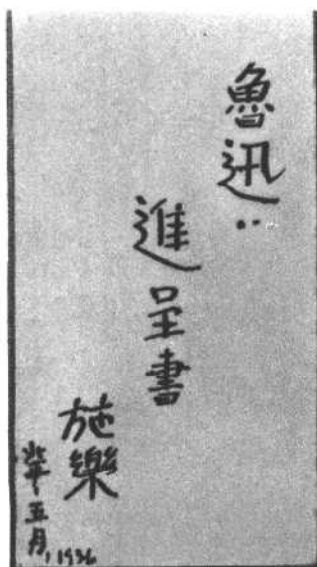
左上： 鲁迅与俄国盲作家爱罗先珂合影（1922年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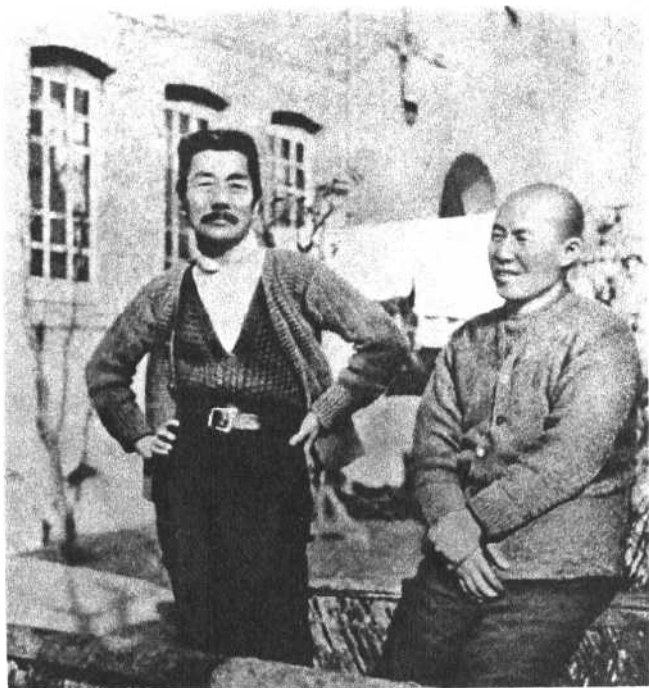
左下、右下： 美国革命女作家史沫特莱送给鲁迅的德文译本自传小说《大地的女儿》及扉页上的题字。



右上： 鲁迅与英国
著名剧作家萧伯纳及蔡元
培合影（1933年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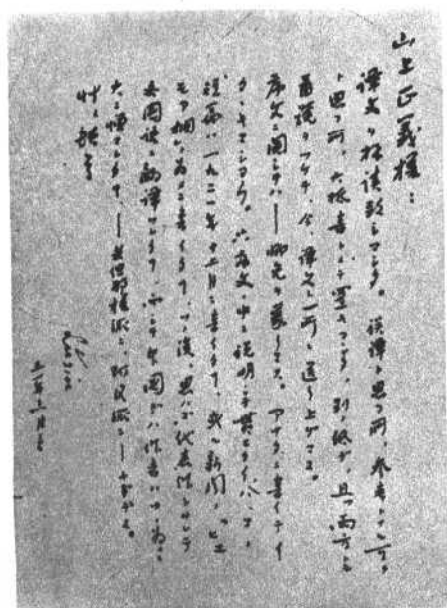
左下、右下： 美国
进步作家和记者施乐（即
斯诺）送给鲁迅的名片
（1936年）





左上：鲁迅与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合影（1933年）

左下、右下：鲁迅写给《阿Q正传》日译者山上正义的信和为日译写的注释手稿（1931年）



左下、右下：鲁迅写给美国记者和作家伊罗生的信（1934年）；信封上姚白森女士是伊罗生夫人的中文译名。

増田氏
 九月三十日領收到。
 十位萬國以の序文末段、意味、御解釋、
 通りです。法り、一、罹之え人、二、有、コンナ
 人、三、チ、或、作、来、要、ナ、ナ、ナ、ナ、
 主、部、度、引、係、説、其、二、本、版、元、カ、ウ、一、冊、三、ナ
 来、マ、シ、ム、
 州、杯、二、
 山、又、古、古、

北平大華宜齋同
一覽
姚白森先生
上海品齋
印

伊先生：
前幾天我們掛號寄上一信，想已收到。
前年的生年，現在查出來了，是一九〇一
年，辛年不大明白，大約是一九三〇或三一年。
我此刻正忙在表裏，只留下女人和孩子，
但我想，再過幾天，我就可以回去了。
此布即請
墨安。
L. S. 啟
八月廿五。

CHINESE SHORT STORIES
1918-1955

Straw Sandals

Edited by
HAROLD R. ISAACS

Foreword by
LU HSUN

The MIT Press
Cambridge, Massachusetts, and
London, England

序言

在中國，小說足向來不學文學的。在輕視的眼光下，自從十八世紀末的紅樓夢以後，曾也沒有產生什麼較偉大的作品。小說家的侵入文壇，僅是開始了文學革命上運動，那一七七年以來的夢。自然，一方面是由於社會的要求的，一方面則是受了西洋文學的影響。但是新的小說的生存，却總在不斷的磨滅中。最初，文學革命者的要求是八性的解放，

Y. Pankov 先生：

前兩天，收到來信，說要將我的“吶喊”公費呈“吶喊”譯，譯成捷克文出版，徵求我的意見。這事情，在我是須以為榮幸的。但是，您可以隨意翻譯，我都承認許可。

至于翻譯，無論那一國翻譯我的作品，我是不取的，應求以此。但对于捷克，我卻有一種希望，就是：當作報紙，給我所描繪去分文不取，或者像我的複製品，或者像我的（republic），因為這對於中國的時候，可以同時知道兩個人：文學家與美術家。倘若這種畫片難得，就給我一本捷克文的有名作家作品，每幅畫很多的小子，我可以作為紀念。我至今為止，還沒有見過捷克文的作品。

現在，同封寄出我的照相一張，這是三年前照的，然而要寫最新的，因為以我的一個人沒有能過好。又，我的“在中國之上的位置”一篇，這是一個朋友寫的，小說自己的意見並不相同，您可以自由取用，刪去或改正。這

有程序一篇，是將此世中國居成一些惡的，因為太大了，我想，這是可以縮小的罷。

去年即了一本“故事新編”，是用神話和傳說來描寫的。第二是此世。現在則刻草草，以博一笑。

此致，即此

魯迅

魯迅

七月二十日

再啟：

以上諸稿略說，可寄下列地址：

Mr. Y. Chow,
% Uchiyama Bookstore,
11 South Street,
Shanghai, China.

但，我因為今年生了大病，就延遲了，所以從八月初起，要漸漸上地，到地養養兩週，十月間再回來。在這期間內，就沒有法，我也是看不到的了。

左上：伊罗生编译的中国短篇小说集《草鞋脚》的里封面（1974年出版）

右上：鲁迅为《草鞋脚》写的序言的抄件（1934年）

左下、右下：鲁迅写给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的信（1936年）

目 次

引 言.....	(1)
一、鲁迅对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所作的重大 贡献.....	(5)
二、鲁迅和外国作家的交往与友谊.....	(15)
三、世界各国对鲁迅著作的翻译与介绍.....	(28)
四、各国作家和学者对鲁迅的评价与研究.....	(43)
后 记.....	(59)

引 言

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三日，捷克著名的汉学家普实克博士^①从东京用英文写了一封信给鲁迅，说要把他的著作《呐喊》，尤其是《阿Q正传》翻译成捷克文，特先征求他的同意。同时他还向鲁迅提出一个要求：“请你提供一篇关于你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的短文，我准备参考它写一篇序文”。鲁迅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复信中说：“我的《在中国文学上的位置》一篇，这是一个朋友写的，和我自己的意见并不相同，你可以自由取用，删去或改正”。经我的研究，这篇曾用武定河的笔名发表的《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——

①普实克 (Dr. J. Průšek, 1906—1980) 写给鲁迅的信，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。鲁迅复普实克的信，承普实克在1977年送给我国，现影印在《鲁迅手稿全集》书信第8册中，198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。有关鲁迅和普实克的关系，请参看我在1978年写的《鲁迅和普实克》一文，载1979年出版的《鲁迅研究资料(3)》，并见《鲁迅研究年刊》1979年号。

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》，出自鲁迅的好友、文艺评论家冯雪峰^①之手。据冯雪峰回忆说：“一九三六年七月半左右的一天，我适在先生家，先生接到在日本的捷克的一个文学者的信，……请先生自己推荐一篇他在文学上的地位的论文作参考。……当时，两人想了许多时候，还是决定叫我即在几天之内依题随便写几句。……当时，我对于这个题目也不大了解，先生说：‘大概是问我在文学上属于那一种主义吧’。几天后我就以《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》为题目写了二千字光景。……先生自己看过一遍，并且改了几个错字，涂了一两句，就叫景宋先生^②誊抄了一遍寄出了”。

一九八〇年九月二日，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东亚语文学系李欧梵教授来信，代表“鲁迅及其遗产”学术讨论会筹备委员会向我发出邀请，并表示：“我们很希望您能就目前研究的问题——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——范围内写一篇学术论文”；还说：“鲁迅与外国作家的友谊、外国文学的关系等项，则尚无

^①冯雪峰（1903—1976），他写的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1937年8月出版的《工作与学习丛刊》之二《原野》上，现收在他的《鲁迅的文学道路》论文集中，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^②景宋即许广平（1898—1968），鲁迅夫人。

人详加研究，论文长短不拘”。虽说这篇论文长短不拘，但这并不亚于普实克博士向鲁迅本人提出的一个难题，而且也是一个不容易写的题目。因为在这篇论文里面，要谈到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，鲁迅与外国作家的友谊，世界各国对鲁迅著作翻译与介绍的情况，以及各国作家对鲁迅的评价和研究等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把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较为全面地显示出来。

鲁迅远在他生前就享有世界的声誉，他留给我们的小说集《呐喊》和《彷徨》，散文与回忆文集《野草》和《朝花夕拾》以及《故事新编》，还有他的十四本杂文集，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宝库，同时也丰富了全世界的文学宝库。特别是他的代表作《阿Q正传》，使他在世界的文坛上获得很高的地位。大概在一九二六年曾有过诺贝尔文学奖金要奖给鲁迅的传闻。据鲁迅生前的老友许寿裳^①回忆说：“鲁迅的著作，国际间早已闻名了。……他曾告诉我：‘瑞典人S托人来征询我的作品，要送给管理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，S以为极有希望的，但是我辞谢了。我觉得

^①许寿裳（1882—1943），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，引文见他的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，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回忆文字中的S，想指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（Sven Hedin）而言，当时他正在北京，筹备中瑞两国科学考察团的工作。又鲁迅在1927年9月25日写给台静农的信中也谈起有关诺贝尔奖金的事。

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金的人，倘因为我是黄色人种，特别优待，从宽入选，反足以增长中国人的虚荣心，以为真可与别国媲美了，结果将很糟。……’这是何等谦光，又是何等远见！”

到了一九三一年，在美国纽约召开的工人文化联合大会上，鲁迅和苏联的高尔基，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，法国的巴比塞，德国的雷恩，美国的德莱塞、辛克莱等人，都被推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。

从此就不难看出，鲁迅虽然没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金或是其他什么奖金，也没有荣获过什么称号，但作为一个出身自人民的作家，他用自己的笔描写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和疾苦，真实地反映出中国旧社会的现实；他积极地参加了一九一九年的“五四”文化革命运动和领导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活动；在他所所谓的“无声的中国”，他用多篇的杂文代表人民发出最强烈的呐喊和呼声，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；特别是在国民党反革命的军事和文化“围剿”中，“共产主义者的鲁迅，……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”（毛泽东语）。鲁迅在他的一生中，时时刻刻同人民紧密相联，正因为这样，他受到中国广大人民的尊敬与热爱；而且他的名字，在二十世纪的二、三十年代，是同世界上不少著名的作家的名字并列的。

一、鲁迅对翻译介绍外国文学 所作的重大贡献

在中国，鲁迅一向被尊称为伟大的文学家、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，这是对鲁迅的最高的评价。就鲁迅在文学上的成就和贡献来说，他不仅是伟大的作家，而且还是杰出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，因为翻译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，在他一生的文学活动中占着一个很重要的地位，这种情形在世界各国的作家当中恐怕也是罕见的。

当鲁迅十九世纪末叶在南京读书时，就买到了严复译述的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：

“一有闲空，就照例地……看《天演论》”^①，并深受了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。他还又读过林纾翻译的多种《说部丛书》，即如小仲马的《巴黎茶花女遗

^①见《鲁迅全集·朝花夕拾》中的《琐记》。